

攀登

■徐青



每次给三级军士长张鹏理发,装备操作手牛伟鑫用的时间都比较长。自从义务给战友理发至今,站里几十号人,上至站领导下至新战友,每个人发际线的高低、头发的厚薄,他心里门儿清。可给张鹏理发时,牛伟鑫总是前看后看、左看看右看看,手上也格外小心,生怕推子进头发的角度大了、剪刀进得深了……张鹏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了,牛伟鑫想尽多地给他保留一些。

—

大年三十,张鹏是餐后请牛伟鑫帮自己理发的。原本计划腊月二十九做这件事情,“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这是湖北老家人的风俗。可腊月二十九晚上,张鹏急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去了办公室。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上午,他得随小分队去巡检高压输电线路,下午要组织装备抢修维护演练。前者,他本可以不去,但他是装备的血液,作为全站最老也是经验最丰富的同志,不亲自走一趟,他心里没底。但要参加上午的巡检任务,就得提前挤时间把下午的演练方案做出来。

下午的装备抢修维护演练,张鹏是主角。装备的稳定运行是完成任务的前提,所以每逢长假,应急演练必不可少。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坐在电脑前,张鹏的工作效率很高,演练计划制订得详尽细致:列出装备在高寒地带可能出现的故障清单、拿出处置方法、设计针对性演练方案……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等张鹏做完方案,一抬头才发现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三点了。走出办公楼,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是-17℃到-27℃,但体感温度更低,他裹了裹迷彩大衣。

每次夜深人静走出办公楼的时候,院墙拐角犬舍里的“大帅”都会给他打招呼。它小时候生病,张鹏曾抱着它到医院打点滴,它熟悉张鹏的气息。

“晚上加鸡腿,给你过年。”话刚说出口,仿佛就被冻在了嘴边,但张鹏感觉“大帅”听懂了。

二

万家团圆日,战备关键时。吃过早

饭,巡检分队就走向了雪原。这次的巡检点都在积雪覆盖的山腰或山顶,张鹏认为“斜拉的绳子中间断”,于是自己走在队伍中间,前推后拽地把队伍连接在一起。走在后面的中士项常委发现张鹏走得有些吃力,便关切地询问:“班长,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张鹏笑着摇摇头:“没事。”

张鹏所在的战略支援部队某分站驻守在祖国西北边陲。这里,夏天地烫脚,冬天风透骨。每年的数九寒冬,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野,也覆盖了巡检分队的巡检点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行进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一脚下去,雪就进了作战靴,袜子与靴子很快冻在了一起。每走一段,大家就不得不停下来,扒拉出一块场地使劲跺脚,再彼此帮着把靴子拽下来,拍打出里面已冻成冰的积雪,再继续向上跋涉。

这些年来,张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跋涉攀登。不管再苦再累,他都没有放下肩上的担子。面对新任务、新人员、新装备,作为组织指定的“总教头”,他知道积雪下面有坑有沟也有坎,只能靠一脚一脚试探,踩稳再迈步,蹚出一条路来。

这副担子他原本可以不用挑。改革调整时,组织本来是打算让他去内地部队的。他找到领导,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回内地离家是近一些,但那边单位毕竟在大城市,有社会依托,人员培养比这边方便得多。想来想去,我还是想留在边陲,这边更需要我。”

作为新组建单位,人从不同部队汇聚而来,阵地新修建,装备新调配,一切都得从零起步。从装备的进场组装、调试运行,到阵地的建设调度、监理把关,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质量、节点把控,工作紧张繁杂,张鹏每天忙得像陀螺。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一直保持着攀登的姿态。

三

二级上士郭俊鹏记得,单位建设初期,大家自己做饭,住彩钢棚,除张鹏外,最老的骨干也才是第5年的兵,加之原来都没有接触过新装备,又没有技术干部,担子基本上压在张鹏肩上。新装备终于安装完毕,为检验性能和运行稳定性,需要连续开机168小时进行试验。“张班长在阵地之间两头跑,来回40多公里,上午、下午、晚上,一天至少三次。同时,还得进入装备内部七到八次进行观测、应急处置和数据采集。”郭俊鹏回忆道。

试验如期完成,装备投入了使用,可问题又接连出现。大家虽然严格按照规程操作,但运行中的装备温度一直降不下来。那段时间,张鹏把厂家技术人员的电话都打遍了,拿着采集的数据与对方讨论。对方被问得有点烦了,只能回一句话:“装备总体设计就是这样的。”

当然,研发单位的数据是实验论证得出的,但总体设计是理想值,实际运用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新情况。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那段时间,张鹏白天在现场,晚上在办公室,最后研究出的结论是厂家在高寒地带实验论证不够。他把装备液压泵减了一个,温度马上就正常了。之后,张鹏发现并解决了装备在特定地域的40余次故障,为厂家后续对装备升级改造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张鹏有14本大开本的学习笔记,每一本扉页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这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他常对战友们说:岗位就是战位,不努力无法胜任,不拼搏打不了胜仗。

在装备运行初期,性能不稳定,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有一天晚上,所有信号毫无征兆地突然消失。张鹏从晚上八点半一直排查到凌晨四点,故障才排除。想起那一幕,项常委至今非常感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穿厚了不方便操作。发着高烧的张班长二话没说,脱了棉袄上前排查故障,清鼻涕在鼻尖上都冻成了冰吊子。在他眼里,自己的健康没有装备的健康重要。”

人对装备了解得越充分,操作得越熟练,打赢的几率就越高。为了驾驭新装备,张鹏曾被组织派去研发单位实地学习了三个月。那段时间,他白天同厂家师傅泡在一起,调试设备、测试指标、解决故障;晚上或周末师傅加班时,他也紧随其后,唯恐错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哪怕工作到再晚,他也坚持自我梳理总结,把一天学习所获以自己所能理解、方便后续查看的方式整理出来。遇到不能理解或者理解不透的问题,他第二天马上向专家请教。专家都是业内翘楚,欣赏他身上这股爱学爱钻的劲头,对他的帮带都很用心。学习期满,研发单位总工程师真诚地对张鹏说:“你三个月学的东西比别人一年掌握得还扎实!”

作为全军第一批直招军士,张鹏入伍前在一家网络公司写程序代码、开发软件。这些年,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战斗力是练出来的,也是学出

来的,对尖端装备的充分了解和科学使用关乎战斗力提高;只有把拳头练硬,才能决胜疆场。几年来,他主持编写了《某型号装备操作规范》等100余份基础性规范性规章;参与完成的某项目综合处理系统,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四

大年三十下午的应急演练完成得非常圆满。

演练结束,已是晚上7点多了,雪原那头远远地传来爆竹声,年的味道越发浓郁起来。和战友们吃完团圆饭,给“大帅”加了鸡腿,张鹏去找牛伟鑫剃头。

头发是2012年,他当兵第4年开始逐渐脱落的。“当时没结婚,还比较注意形象。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毛囊没事,要少熬夜,压力不要太大,就开了点药吃,也用了些防脱发的洗发水。结婚后,没管那么多了,现在更加‘聪明绝顶’了。”张鹏自嘲地笑着说。

张鹏的话逗乐了牛伟鑫,但牛伟鑫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这一次他理得更加用心。过年了,他想给张班长理得更精神一些、帅气一些。

理完发,张鹏拨通了视频电话,他要与女儿桐桐通个话。西北边陲与内地有时差,电话打晚了,孩子就睡了。

女儿6岁了,老说他是“手机里的‘叔叔’”。当兵17年,12个春节是在战位上度过的,孩子从3岁开始叫他“叔叔”,一直叫到了现在。任凭妻子怎么诱导、怎么许愿,那一声“爸爸”,女儿就是叫不出口。他不愿为难孩子,止住了妻子的努力,“就当小妮子手机里的‘叔叔’吧,也习惯了。”

好在这两年女儿和他亲近多了,在他面前成了个“小话唠”。今年过年,他兑现了对女儿的承诺,从网上买的芭比娃娃在腊月二十九下午送到了女儿手里,女儿开心极了。看着手机屏幕里,丫头抱着娃娃转着圈地跳舞,小嘴吧嗒吧嗒地说个不停,他享受极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和女儿通完话,张鹏出了门,准备对装备系统再巡查一圈。夜色如水,他仰头望了一眼高悬夜空的繁星,想起装备操作手叶根深对自己说的话:“张班长,我要向你学习,做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自己发光,也照亮别人。”张鹏微微笑了,他裹紧大衣,快步向装备阵地走去。茫茫雪原上,一行深深的脚印向前延伸着……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时在季秋,与一众好友走入霍山。酷暑已去,秋意渐浓,去时霍山小雨,雾锁重山,山川淋漓。先游佛子岭大坝,大坝高耸,乘车绕行而上,于坝顶举目远眺,满眼青灰。河流被大坝拦住,水面一片平静,晶莹闪亮。远处群山堆叠,线条舒朗,一条白练徐徐从顶峰拖曳下来,越来越低,直至与水面汇合。山色往后一排便淡一层,层层堆叠,最后一层是极淡漠的青色,是含雨的天空。

踩着大坝往河面中间走,便踏入历史的雾霭之中。大坝上还留有当年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嘱咐:“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淮河历来水患严重,新中国女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淮河儿女修建水库,治理水患,苍龙终被缚住,换来百姓幸福安宁。霍山的佛子岭水库是淮河治理工程的组成部分。这座水库于1952年动工,1954年完工,是淮河流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坝。一经建成,举国闻名,在舍先生的诗歌以及吴作人先生的画作里,都能见到佛子岭大坝的身影。曾经不羁的淮河,变得温顺平静,风光旖旎。电影《上甘岭》中“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唱词,已经成为萦绕在几代中国人耳边的永恒旋律,电影中“一条大河”的画面便是在佛子岭水库取景的。60多年过去,大坝依旧巍然屹立在淮河边,护佑着一方平安。这新中国第一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标识,记录的是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豪情。

霍山不简单,它深处大别山腹地,是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里孕育过革命的星火,进行过激烈的战争,也是中国革命无法遗忘的历史现场,也铸就了代代相传的大别山精神。可以说,霍山曾经深度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历程和解放事业,其所铸就的大别山精神,仍是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红色基因镌刻在霍山人的精神血脉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山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与它光荣的历史有关,与它的红色精神气质有关——历史积淀形成了它的发展后劲。在新的历史征程中,霍山人携带着前人的期望,不断追寻梦想和荣光。

站在坝顶,登高望远,心旷神怡。河流因大坝一分为二。漫步坝上,仿佛一边是旧貌,一边是新颜;一边是幽深的历史,一边是光明的未来。

次日云开雾散,天空湛蓝,一派秋高气爽。一行人前往参观霍山石斛博物馆及养殖基地。霍山有仙草,其名为石斛。石斛者,可入药,历来被医家推崇。及至见到霍山石斛,我大为惊叹,此草竟然生长于石头之上。一块顽石,微小孔隙中有绿芽长出,长约寸许,叶片狭长嫩绿,饱满充盈。石斛长于石上,需要的水分和养分从何而来?石块冷漠坚硬,石

石中开花

■李墨波

斛生机盎然,此二者如何相依相偎,和谐共生?于石块中孕育生命是多么微小的概率,而石斛又是如何抓住这细微的机遇向上生长?石斛初看让人惊叹,深思则让人敬佩。时至今日,石斛已经成为霍山的支柱产业。依靠石斛,霍山的很多乡村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石斛功不可没。

离开石斛养殖基地,乘车绕行在绿色中,傍晚来到月亮湾作家村。所谓作家村,是霍山的东西溪乡西溪社区。这里之前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20世纪60年代曾经兴建三线厂,后被打造成作家村。原本普通的村庄,因为文学目光的打量,生发出艺术的魅力。我以为最为可贵的是,作家们在村子里的生活是一次文学的普及。他们与乡人的交流、对孩子的影响,就像在这个村落撒下一把文学的种子。那些沐浴在文学之光里的孩子们,假以时日,也许会成长文学的大树。我之前觉得文学是务虚的事情,但是在月亮湾作家村,却看到了它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实际改变。

天色暗下来,月亮升起,大山模糊了面目,只剩下深色的轮廓。由旧厂房改建的宾馆亮起灯火,黄色的灯带勾勒出屋檐的形状,在深沉的夜色中,绘成一幅动人的乡村图景。多美的村庄啊!几日来行走在霍山的坚实大地上,也走在它的历史纵深中,岁月更迭,旧貌换新颜,所依靠的是人们改天换地的壮志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有此愿望和壮志,便可战胜千难万险,便可走向富强振兴,正如石中生长的石斛,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于坚硬中开出灿烂的花朵。

着情感。大家是战友,也如兄弟。

心理团训时,他们讲述着记忆中的难忘瞬间,气氛热烈又轻松。隔着屏幕,那种积极乐观的氛围深深感染着我。

班长金刚说:“我突然想起一组记忆深刻的数字,4688和五分之一。”

“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执行测量搜索任务,当最后一座方位标在海拔4688米处竖起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兄弟们,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咱们就可以回去吃热腾腾的面咯!”正当金刚畅想坐在暖暖的食堂,端起牛肉面的情景时,一句“重建”瞬间把他拉回了现实。

“结果差了五分之一一个钉子,只能重建!”带队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五分之一一个钉子是什么概念呢?连0.1毫米都不到!那一刻,大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脱下手套,拿起仪器,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里对中、整平、记录、核对。

手冻得没知觉了,就哈口气,搓搓手,活动一下关节。大家在风沙中相互鼓励着继续加速……直到任务宣布圆满完成。看着战友们那冻得红肿的手,因缺氧发紫的嘴唇,眼眶毛上结成的霜,脸庞出现的高原红,金刚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的青春就应该这个样子!”金刚略带激动地说。

或许,青春有无数种模样,但导弹搜索兵的青春永远是那么忠诚、勇敢、可爱!

团训结束时,副队长康少伟把视频镜头转向窗外,我看到方舱外的雨滴像珠子一样滴落着,远处的青山轮廓越来越模糊。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在线上心理团训结束后,康副队长朗诵起了海子的诗歌《日记》。狭小的方舱里,大家靠着坐在一起,静静感受着那份诗意,我看到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和淡淡的光……

或许,搜索兵们要停留无数个这样的“德令哈”,每一次他们都态度认真、目标执着、搜索精准。他们何尝不是用心用情在荒漠里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诗行?

新兵(外一首)

■顾中华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故乡的月亮 藏进背包
指尖上熟悉的风景 越来越模糊
你还没意识到
生命中最重要的别离
更像一次重生
此行 每一个脚印都会发芽

仰望 风中的旗帜
唤醒内心深处波涛
向着一轮火红的朝阳奔流

如同一粒上膛的子弹 跃跃欲试
你的梦想开在
准星和缺口的延长线上
誓言无声
像一颗沉默的星辰
在枪刺上 熠熠生辉
渐渐熟悉凛冽 陡峭
也时常拥抱钢铁 火焰
你也许一直想破解
军号里的秘密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荣与骄傲

多么好的阳光 多么好的年纪
和一棵棵挺拔的白杨结为兄弟
牢牢扎根在祖国的土地里

每年和你相遇
我的青春就会在你身上
重新生长一遍

迷彩服

潜伏在一片丛林中
碧绿的春风 枯黄的落叶
还有一层朦胧的夜色
一起在我们身上跋涉
留下影子斑驳

渐渐地 我们已分不清彼此
脚下 根须缠绕
枪支长进骨骼

也许 真相最终被凯旋的闪电
一语道破
默默地守望着和平
如同星辰 敛起光芒
做宇宙里的一粒沙
一生 也不曾感到荒芜

永不熄灭的篝火(中国画)

房巍作



长征

第5714期

